

HANS & CHRISTIAN 任溶溶主编 ANDERSEN AWARD

国际安徒生奖

我和我的 曾外公及英雄们

MEIN URGROßVATER, DIE HELDEN UND ICH

1968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

【德国】詹姆斯·克吕斯/著

朱刘华/译
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
HAN&CHRISTIANANDERSEN AWARD

我和我的 曾外公及英雄们

1968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

【德国】詹姆斯·克吕斯/著

朱刘华/译

MEIN URGROßVATER,
DIE VÄTERN UND ICH
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和我的曾外公及英雄们 / (德) 詹姆斯·克吕斯著;
朱刘华译. — 兰州: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 10
ISBN 978-7-5422-4198-6

I. ①我… II. ①詹… ②朱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
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 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0808 号

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:

Author: James Krüss

Title: Mein Urgroßvater, die Helden und ich

Copyright © Verlag Friedrich Oetinger, Hamburg 1967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,
Germ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8-2016-138

出版人: 王永生 责任编辑: 杨 昀
丛书策划: 陈 莹 特邀校对: 刘义良
统 筹: 刘义良 装帧设计: 赵 宇
内文插画: (德国) 约亨·巴尔奇

我和我的曾外公及英雄们 WO HE WO DE ZENGWAI GONG JI YINGXIONG MEN

[德国] 詹姆斯·克吕斯 / 著 朱刘华 / 译

出版发行: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(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
印 刷: 人民今典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: 9
插 页: 1
字 数: 180 千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
印 数: 1~12 000 册
书 号: ISBN 978-7-5422-4198-6
定 价: 25.0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▪ 第 1 章 礼拜一·····	1
▪ 第 2 章 礼拜二·····	31
▪ 第 3 章 礼拜三·····	75
▪ 第 4 章 礼拜四·····	113
▪ 第 5 章 礼拜五·····	157
▪ 第 6 章 礼拜六·····	197
▪ 第 7 章 礼拜七·····	236



·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·

第1章

礼拜一

我12岁的时候，我的曾外公已经86岁高龄了。可他仍显得身板硬朗，精神矍铄。夏天，他每天早晨都去山下小岛上的栈桥，和捕捞归来的渔夫们聊天。冬天，他修补渔网，或为捕捉螯虾的虾笼雕软木塞。

可是，这年的十月，刚过完86岁生日没多久，

他就中风了，仿佛一棵树被闪电击中了一样。这次中风虽然没有夺去曾外公的性命（他太强壮了，不会这么轻易去世的），但让他不得不卧床两个月。当他又能起床时，他的双腿不肯再听他的使唤了。于是家里为他买了一张轮椅。

一开始曾外公诅咒这个带轮子的家具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喜欢它，没过多久他就一直坐着轮椅在室内来回移动了。

他和我的外婆住在一起，而外婆不喜欢他这样。于是她叫我过去帮忙，可以说是让我充当老爱坐在轮椅上滑来滑去的老爷子的安慰剂。因为第一，我是曾外公的宠儿；其次，作为诗人和讲述者，我是他的学生。再加上当时我有一个脚趾化脓了（纯粹是因为我太虚荣，穿的鞋太紧了），暂时不需要上学，可以悉心照顾曾外公。

我搬去外婆家，外婆住在赫尔果兰岛的山崖上，因此我们叫她山上外婆。另一位住在低地的祖母自然就叫山下奶奶。

我是十二月搬去山上外婆家的。两天前她来到我家，向我母亲诉苦，说大博埃用他的轮椅将家里搞得乱糟糟的，再这样下去，她就只得在房子

里安装交通指示牌了。最后她说：“让小博埃去照顾他吧。他们可以一起作诗，那样家里就会安静了。”（大博埃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曾外公，小博埃是我。我俩都叫博埃。）

于是，在一个天气晴朗但又寒冷的礼拜天，我不顾脚趾化脓，一瘸一拐地去特拉法尔加街陪大博埃。一见面，他就眯起一只眼睛跟我打招呼。

“女人们决定让我们再次一起作诗。”他说，“我们是不是应该讨讨她们的欢心呢？”

“当然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我们上回作诗编故事是在什么时候啊，博埃？”

“我们一直在作诗编故事啊。”

“博埃，我指的是我们最后一次较长时间地一起押韵作诗是在什么时候。”

“两年前，曾外公。在安内肯和约翰内肯患麻疹的时候。”

“对，对！”

曾外公在他的轮椅里挪了挪，换成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，对他的女儿、我的山上外婆说：“从明天开始给顶楼的两个房间生好暖气。我们可以

在那里作诗，不再妨碍你。”

“要我给阁楼供暖？”山上外婆惊叫道，“你知道那要消耗多少煤吗？你以为我们是百万富翁啊？”

“好吧。”我的曾外公说，“那我们在这楼下的房间里作诗吧，这儿暖和。”

“在这楼下？”山上外婆嚷道，“这不行。房间里一旦有人作诗，这房间就完了。我有经验。你们最好是去二楼的卧室。”

“床适合作诗，”我的曾外公回答，“可卧室会扼杀所有灵感。我们绝不在二楼作诗。”

“绝不！”我重复道。

“男人统统一个样！”山上外婆嘟哝道，随后又继续补充，“明天开始我给阁楼生暖气。”

我们两个诗人完胜，放下心来，愉快地去二楼睡觉了。

不过，第二天早晨，礼拜一，我们暂时还不能搬去阁楼上。阁楼间原本杂乱而舒适，我的山上外婆和四个女邻居却要将它收拾得整整齐齐、单调无聊，让它符合家族主妇们称作秩序的东西。她们一直忙乎到午后，先是动用扫帚、抹布和地

板蜡，后来又一米一米地拉上窗帘，抻直，在阁楼里摆上一堆垫子，最后又抡起鸡毛掸子。

这期间我们两个诗人腼腆地坐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，午饭时给我们端上桌的是种应急凑合的汤，我俩都觉得不好喝。三点左右，山上外婆终于报告说：“你们可以搬上去了。轮椅由雅斯佩尔给你们送上去。”我俩听后舒了口气。

我们两个博埃跛着脚，慢腾腾地从陡峭的楼梯爬到阁楼上。当雅斯佩尔舅舅将轮椅往上搬时，我们大家都不得不帮忙，因为轮椅太笨重了。最后这辆诗人坐骑终于也被弄上去了，我的曾外公立马就忙乎开了。

阁楼的变化令人吃惊。较宽敞的中间部分本是用来晾晒衣物和鱼的，现在铺了一张已经略显发白的红地毯。它从北侧我的房门一直通到南侧曾外公的房门。

“你瞧瞧，”我的曾外公说，“诗人终于得到认可了，人家铺起红地毯欢迎他们呢。但我担心我们的房间还不适宜用来作诗。我们恐怕得自己动手将它弄乱，才能获得我们需要的创作灵感。”

曾外公又说对了。两个房间布置得像是用来

举办家具展览的。桌子和五斗橱上铺着钩织的桌布；多褶的窗帘夺去了小窗户的最后一点视线和光亮；沙发和沙发椅上摆满垫子，好像那是女眷的房间似的。对诗人唯一的妥协是每间房里都叠放着多本水手日历，然而井井有条得令人难堪。见到这种房间你作诗的兴趣顿时就烟消云散了。

“当家庭主妇们得意扬扬，诗人们就输惨了。”我的曾外公叹了口气。他转动轮子，坐着轮椅来到我身边。圆形小铁炉噼啪作响，房间里已经暖融融的了。

“我们在墙纸上作诗吧，博埃。”老人家接着说道，“就写在背面。我刚刚发现了阁楼上的墙纸，就在你门外的左侧。”

“可是，曾外公，那是圣诞节前要拿来糊客厅的啊。”

“在墙上只看得见墙纸的正面，博埃。我还想补充的是，世人很少看背面。”

对这么智慧的议论我还有什么好异议的呢？于是我在曾外公的指示下将墙纸卷拿进小房间，小心谨慎地在身后关上门，说：“我们可以开始了。”

“胡说！”我的曾外公抱怨道，边说边从他的深蓝色厚渔夫裤后袋里取出两支木工铅笔。“马上开始，这是胡说！”他重复道，“第一，我想先抽烟；第二，必须弄走这些垫子和窗帘；第三，我不能看着表作诗；第四，我需要灵感。”

“弄走窗帘和垫子！拿来烟和灵感！”我顺从地重复道。

于是我将窗帘向上卷起，挂到钩子上，将所有垫子扔到小沙发上，跛着脚从红地毯上走去曾外公的房间，去取烟斗、烟叶和打火机，然后顺手关上门，躺进沙发上的垫子堆里，翘起下唇。

一直到现在，每当想到一个念头，我都会习惯地像我曾外公那样，翘起下唇。可惜反过来却很少有帮助：当我翘起下唇时，不一定会有念头产生。

当时在阁楼里也是这样。当我的曾外公吞云吐雾、坐在轮椅上轻轻地来回转动时，我躺在垫子里，透过小窗户望着邻居家的屋顶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

我的曾外公好像不一样。我看到他随着灵感袭来的速度，慢慢地将下唇往前越伸越远，最后

突然收回，吸口烟斗，说：“博埃，我有了！”

“你有什么了？”我困惑地问道。

“一个主意，博埃！而且我相信这是个好主意。你还记得，我们两年前玩的语言游戏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按现在我们掌握它的程度，我们应该能够谈论更重要的东西，谈论世界、生活和人了。”

“人有啥好谈的呀，曾外公？每个人不外乎都是一只鼻子、两只眼睛、两只耳朵、一张嘴和四个曾祖父母。”

“有些人，”老人家说，“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比如一名英雄。”

“我觉得英雄很无聊。”我嘟哝道，“我不喜欢西格弗里德¹的故事。”

“我也不喜欢。”我的曾外公笑着说，“因为我认为西格弗里德根本不是英雄。”

这下我反而来兴趣了，我问：“西格弗里德为什么不是英雄呢？”

“因为人们对英雄会各有各的看法，博埃。我的主意就是，让我们尝试着通过故事和诗歌来

1. 德国传说中的脸谱式英雄人物。

说明谁是英雄，什么是英雄。比如，我认为一个人只有在某个特定的瞬间、在某种特殊情形下才会是英雄，而不是从生到死都是英雄。比如，我相信，扬·扬森就曾经是一位英雄。”

听完这番话我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因为有关扬·扬森的胆小我们岛上流传有最最可笑的故事，现在我的曾外公却说扬·扬森是位英雄，这也太滑稽了。因此，我说他得给我解释解释。

“我很愿意解释，博埃。”老人家说道，“不过这故事讲起来有点长。如果你有耐心的话……”

“我当然有耐心。”我打断他的话，因为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听扬·扬森的英勇。

“那你就听好了！”

我的曾外公舒适地靠回轮椅里，将桌上的烟灰缸拉到他够得着的地方，又饱吸一口烟，讲道：

扬·扬森和漂亮的维奥莱特女士的故事

当年扬·扬森相当于赫尔果兰岛上的雨蛙。他预报了一次次风暴，预言了一回回干旱。他深谙天空和海洋的法则，熟识它们的情绪。船夫们出海前都来向他请教。每当金枪鱼群未能如期而

至，或鳌虾不知何故离开了它们居住了数十年的岩底，渔夫们也都会来找他商量。

但扬·扬森是个小矮个，他的胆小闻名全岛。每当有人缺乏勇气做什么事时，人们就说：“别搞得像扬·扬森似的！”

扬既害怕猫、鼠，也害怕狗；他既害怕爱捉弄他的药剂师，也害怕岛上的英国总督。他害怕黑暗，当他破例在大浪天跟着别人出海捕鱼时，他浑身抖得像筛糠似的。一句话，扬·扬森是个胆小鬼。

当时，与他正好相反的是英国总督的妹妹、从伦敦来的漂亮的维奥莱特女士，她住在岛上她的哥哥家。扬·扬森暗暗地膜拜她，因为她刚好拥有他缺少的东西：极大的勇气——她长着一张天使的脸，却拥有豹子的胆量。

有一天，扬站在高地的悬崖边，看到维奥莱特女士划船往海里去了，虽然风暴将至的预警信号——一只黑气球，已经高悬在栈桥头的桅杆上了。扬·扬森根本不需要这个信号。对他来说，所有风暴的信号早就存在于云中和水里了。于是他担心地对划船出海的女士摇摇头。他甚至挥动

胳膊，希望她能看见，接受警告。但她看不见扬挥舞的胳膊。她用劲划，将小船划向海里，越划越远。

“除非她十分机灵，不然我打赌她没命了。”扬嘀咕道，“这样不行的。”他叹口气，回家喝茶去了。

但是，一小时过去了，不安又促使他出来看看那位女士。在远方的水面上她成了一个小黑点，而风暴已经近在眼前，这扬是知道的。但他透过望远镜还是看到那位女士已经将小船掉转了头，朝小岛划来。

“可这又有什么用？”他呢喃道，“风暴太近，维奥莱特女士离岛太远了！”

他话还没讲完，第一阵风暴就从大海上刮来了，紧接着就是第一批雨滴。扬知道，即将到来的是一场小岛很少遇到的风暴。他奔向房屋，套上橡胶靴和防雨衣，将防水帽戴到头上，把帽绳在下巴底下打结系紧，脚步笨重地走向低地的栈桥。

走在沿着悬崖通向下面的台阶上，扬不得不多次抓住栏杆，因为风暴大有要把他吹翻之势。雨点更密集了，第一批闪电已经往海面劈下来了。

当扬终于抵达栈桥时，他看到救生艇已经准备就绪。他也看到渔夫们已经在掷硬币，决定谁必须出海营救。

“这真是发疯！”扬想，“为了一个女人，六个人拿他们的生命去冒险，而那个女人的船要好得多，她也比这六个人加起来都机灵得多。”

他那人人皆知的胆怯阻止了他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。可见到自己的儿子也参与其中时，怒火突然攫住了这个小矮个。他走向那群站在冬天光秃秃的音乐亭里的男人，叫道：“先生们，你们这样出去没有意义！这场风暴百年难遇，那位女士的船比你们的笨重舢板更经得起它。出去纯属发疯！”

“我们必须尽力而为，父亲。”扬·扬森的儿子布罗德说道，“至少要设法营救，这是我们的义务。”

“谁都没有义务害死自己，孩子！你们看看这大海！这才是开始。你们翻了船，就会出现六具尸体。如果那位女士翻了船，就只有一具。”

一名渔夫一把推开扬·扬森：“让开，老头！这事你不懂。我们出海营救，布罗德一起去。”

这回轮到扬·扬森变得让人不认识了。他抓住他儿子的雨衣，平静、但面如死灰地说：“你还不到二十一岁，我禁止你跟着去。我可只有一个儿子。”

“如果你禁止我出海，我就不再是你的儿子。”布罗德的脸色也苍白如纸。

“你想瞧不起我就瞧不起我吧，孩子，但请你活下来！”扬说，“我当着这些人的面禁止你跟着出去。天理支持我。”他放开儿子，冒着暴风雨向栈桥走去。

亭子里的男人们彼此望望，这可不是他们认识的扬·扬森。他们现在认为他是个真正的胆小鬼，但他们尊敬他，然后又掷出了另一个渔夫顶替布罗德。小伙子心里对父亲恼火极了，但他不得不留在陆地上。

当救生艇驶出码头时——这期间已经有一群岛民聚集在了栈桥上——大海凶猛地咆哮着，汹涌的怒涛已经冲上了桥面。救生艇能够起航，更多要归功于奇迹而不是水手们的努力。很快，只有当一道特别高的巨浪将它托起时，人们才能看到它。